

林肯与废奴主义

罗徽武

对林肯的评价和他对奴隶制的态度，史学界存在不少争论。有的认为他是一个比较彻底的废奴主义者，有的认为他不是废奴主义者。我认为，林肯反对奴隶制的主张和社会实践表明，他基本上是一个废奴主义者。

一

林肯是奴隶制的反对者，这是比较公认的。反对与废除既有区别，也有密切联系。林肯反对奴隶制，主要是基于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独立宣言》曾被马克思称为第一个人权宣言。林肯正是根据独立宣言中人人平等的原则，主张白人与黑人奴隶都应平等。他谴责奴隶制扼杀民主，说：“因为我不愿当奴隶，所以我也不愿意做奴隶主，这表达了我的民主思想。任何与此不同的想法都是不民主。”^①他揭露奴隶制毁灭自由，1842年对辛那提的听众说：“奴隶制和压迫必须停止，否则美国的自由就要毁灭。”^②他认为奴隶制是非正义的，所以一贯反对，他说：“我生来就是反对奴隶制的。如果奴隶制都不算错的话，那么天下就没有错事可言了。在我的记忆中，我没有一天不是这样想、这样感觉的。”^③林肯这种提倡人权、自由、平等，反对奴隶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同一些废奴主义者的思想不能说没有共同之点。废奴主义者萨姆拉在先后五次竞选演说中都支持林肯，并说：“幸运的阿伯拉罕·林肯具有为带领我们渡过这

一难关所需要的那些品质。……他冷静、沉着、明智，同时也很勇敢。只要他把自己奉献给人权，联邦就一定会保持下去并且变得更加珍贵。”^④约翰·布朗也曾写信给年轻的废奴论者弗兰克·桑波恩说，他一直都“喜欢一切人类生而平等这个学说”^⑤。可见，即使是废奴主义者，最本质的也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出发进行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不能否认林肯和废奴主义者之间有着大体一致的思想基础。

内战爆发前夕，限制和扩展奴隶制的斗争，是美国政治斗争的中心，扩展奴隶制是奴隶主赖以生存的基础和维持政治统治的根本，南部同盟所进行的战争就是一个扩展和永保奴隶制度的战争。美国当时的复杂局面，要想立即消灭奴隶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林肯采取了从限制入手进而把它置于最终消灭的现实主义态度。但是，有的人正是以林肯反对奴隶制的扩张只是“限制”而不是“废除”为理由，认为林肯不是废奴主义者。这是强调了限制和废除的区别，否认了它们的有机联系。反对奴隶制就要打击它，早在1831年林肯就曾对一伙新奥尔良人说过：“只要我一旦抓住一个打击那个东西的机会，我一定要狠狠地给它一下子。”^⑥林肯没有把反对奴隶制的扩张作为最终目的，他说：必须“制止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扩展，并把它置于公众深信最终归于灭亡的进程中。”^⑦值得注意的是，林肯虽然没有直接

提出废除奴隶制，但是奴隶主也清楚最终将导致奴隶制的消灭，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裘戴·P·本杰明就明确地说过：“你们不打算砍倒树；你们答应不这样做。你们只是剥去一圈树皮，而树便死了。”^⑩关于限制奴隶制与废除奴隶制的关系，马克思说得十分明白：“禁止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扩展的原则，就等于要从根割断奴隶主的统治”，“把奴隶制度严格地限制在其旧有地区之内，由于经济规律势必使奴隶制度逐渐消亡”^⑪。

考察任何历史人物的思想和主张都必须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但是有的同志只引证林肯五十年代给斯皮德的信“我认为我是一个辉格党人，但别人说已经没有什么辉格党人了，这样一来，我就成了一个废奴主义者了。……我现在所做的只不过是反对奴隶制的扩展罢了”^⑫，就认定林肯不承认自己是废奴主义者。这种片面的认定，首先忽视了林肯说这些话的背景。当时废奴主义者从策略考虑都不赞成林肯采取他们那样的激进立场。1854年10月5日，一群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在斯普林菲尔德集会后，参加会议的赫恩登会后匆匆忙忙地找到林肯，要他到乡下什么地方去避避风头。赫恩登写道：“从策略考虑，那时要他采取象我们那样的进步立场是不行的。”其次，认定者的引文忽略了林肯给斯皮德的信的后半部分紧接着声明自己是“一个憎恶压迫黑人的人”，而且还谴责奴隶制违反《独立宣言》，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是从宣布‘一切人生来平等’开始建国的，我们现在实际上把它读成‘一切人生来平等，但黑人除外’”^⑬。在这里，林肯的意思是很明确的，他主张根据《独立宣言》的精神，给包括黑人在内的一切人以自由、平等。正是从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马克思认为《晨星报》对林肯从限制奴隶制开始所要达到的目的的如下评论是正确的：“从决心排除领地内的奴隶制度开始，他已经远瞩到所有反奴隶制运动的终极结果——

从联邦的全部土地上根绝奴隶制度”^⑭。

二

林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在当时美国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在时机尚不成熟的条件下，举起拯救联邦的旗号，采取和平赎买奴隶的方针，在反对奴隶制的道路上摸索着、稳步地前进，为彻底解决奴隶制创造条件。然而，有的同志又认为林肯以拯救联邦为目的，不是以废除奴隶制为目标，所以不是废奴主义者。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笔者认为，林肯举起维护联邦的旗帜，实质上进行一场反对奴隶制的战争，是面对当时美国的现实状况，从客观形势出发而采取的一种斗争策略。提出任何口号，制定任何政策，采取任何策略，都必须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内战初期，美国大多数人对于内战的起因、目的及奴隶制问题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大资产阶级主要是关心维护联邦，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保全自己新获得的统治地位。而边界各州处于动摇之中，是南北双方激烈争夺的对象，南部奴隶主们所称的“南部”，包括了当时联邦所拥有领土的四分之三以上。这些州是美国境内奴隶制度与自由制度并存而互相争胜的地区，是南北之间的真正战场。林肯在内战第一阶段不直接提出以废除奴隶制为目标，而是高举维护联邦的旗帜，一个重要原因是争取边界各州不要脱离联邦。当卡修斯·马·克莱劝林肯以解放奴隶制为目标时，林肯说：“肯基塔州将由此而反对我们，我们的负担现在已经达到了最大限度。”所以林肯提出以维护联邦为目标，不仅是安定边界各州的需要，而且是为了保持北部民主党人对联邦的忠诚、维护共和党内部团结和争取各方面支持的需要。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所指出：“他反复声明，战争的唯一目的是维护联邦，而不是敌视蓄奴制，因而争取过来了很

大一部分反对党人士”。“这样，他既充分满足了激进分子的要求，从而使他们留在党内，同时又不完全疏远保守分子。……人们一直认为，他与激进分子是格格不入的。然而，实际上，他的最终目标同他们的并没有多大区别。”^⑩这也说明林肯虽然举维护联邦的旗帜，但是他废除奴隶制的最终目标同激进废奴主义者并没有多大区别。作为总统，提出任何口号都必须面对现实，考虑全国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多数人的认识水平，他对反对奴隶制的牧师蒙丘尔、丹尼尔·康韦说：

“我所处的地位却使我多少了解到全国各地各种不同的意见；在我的印象中这个国家的多数人似乎对黑人关心得较少，而是急于想获得军事上的成功。”^⑪面对这种情况，他认为当时直接提出废奴的目标时机尚不成熟，“一个人在前面走得太快而使全国跟不上，是没有好处的。”^⑫但是他坚信解决奴隶制的时机一定会到来，“当解决奴隶制的时机到来时，我确信我一定会尽我的职责，哪怕付出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⑬这在反对奴隶制上是多么鲜明的态度，多么坚定的立场。

不能因为林肯维护联邦的统一而否认他主张废除奴隶制，还因为二者不仅并不矛盾，而且联邦的统一或分裂和奴隶制的扩张或消灭是紧密联系着的。林肯首先是美国总统，他要考虑当时仍然留在联邦之内的各个阶层、各种政治势力的愿望，他要维护官方的观点而抑制个人的思想、感情，但也不难看出他要废除奴隶制的真实感情。他说：“直到今天，我所有的官方行动没有一件是仅仅由于我自己抽象的判断和对奴隶制的感情来决定的。”^⑭而且就在他提出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的同时也说：“在这里我只是根据我对所担任的政府职务的理解来陈述我的意图，对于我经常讲到的所有地方的一切人都应获得自由这个个人愿望，我是决不改变的。”^⑮使所有的地方一切人都获得自由，

实际上是废除奴隶制的一种曲折表示。林肯虽然以维护联邦为目标，但是他对联邦统一与分裂和奴隶制的存在与废除的关系是清楚的。1858年他在伊利诺州共和党代表大会上说：“‘一幢裂开了的房子是站立不住的。’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永远保持半奴隶和半自由的状态。”^⑯他在同民主党领袖道格拉斯辩论时进一步指出：“没有奴隶制度，就绝不会出现叛乱；没有奴隶制度，叛乱就不可能继续下去。”^⑰林肯虽然隐瞒内战的原则，但是内战的原则问题已经由南部破坏和平发动战争的口号作了回答。前奴隶贩子贝德福德·福雷斯特曾说过：“如果我们不是为奴隶制度而战，那又是为什么而战呢？”^⑱南部的一个魁首斯普纳特则大叫：“对我们来说，这是建立一个伟大的奴隶制共和国”的问题。所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如果说北部拔出刀剑只不过是为了保卫联邦，那末，南部不是更早地宣称奴隶制度的继续存在与联邦的继续存在不能相容了吗？”^⑲所以即使林肯出于策略需要提出维护联邦统一的目标，但是内战的原则、战争的实质都是扩展与废除奴隶制的斗争。

有的同志还认为林肯解决奴隶制问题的主张是“赎买”而不是解放，这种主张同废奴主义相去甚远。林肯曾同意国家以二百美元的价格购买奴隶，然后把获得解放的黑人移植到外国去，即以赎买的形式有偿地废除奴隶制。这当然有它的不足之处。但是，应当看到赎买的目的是废除，不然赎买为何？不能否认这也是一种废除方式。在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中为了废除某些封建制度，采取赎买形式是常见的，所以不应一概否定。有的同志认为，林肯的有偿废除计划是从解决国内矛盾、维护国家统一安定出发的，所以不算废奴主义。事实上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正是奴隶制与雇佣制的矛盾，奴隶制是危害国家统一安定的主要因素，为了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从而促进国家的统一安定而废奴，

为什么不算废奴主义？而且林肯的这种计划还出于对奴隶的深切同情。他在1862年8月14日接见第一个自由黑人委员会时说：

“为什么要让你们这个种族的人移殖到外国去？……你们这个种族遭受了深重的苦难……即使你们成为自由人时，你们离达到白人一样平等的地位，也还相距很远。”^②所以实行有偿废除把黑人移植外国的主要目的是使黑人奴隶免受苦难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这不能说同废奴主义者的主张没有共同之点，更不应说同废奴主义者相去甚远。废奴主义者葛立逊就曾在1861年向林肯政府递交请愿书支持对“忠诚”奴隶主解放奴隶予以赔偿。1862年多数废奴主义者都热烈欢迎哥伦比亚特区有偿废奴的计划。其实林肯有偿废奴移殖国外的计划比部分废奴主义者让南部蓄奴州分裂出去的计划更能达到废除的目的。菲利浦斯曾在波士顿代表一个废奴论派别讲演说：“让南方耀武扬威地离开吧，祝他们一路平安……让我们高呼‘分裂’万岁！……让边缘上的五个州也去罢。”葛瑞利也随声附和说：“让这些犯错误的姊妹们和平地离开吧。”^③林肯的计划使联邦统一，菲利浦斯等的计划造成国家分裂；前者使奴隶获得解放，后者使奴隶在一个奴隶制国家继续受到奴役。

林肯在内战第一阶段面对复杂的局面虽然不得不摸索着，但是他顺应历史的潮流，坚定地废奴道路上前进。拉夫焦伊曾说：

“林肯先生在内心深处是和那些奴隶制反对者一样强烈地反对奴隶制的。但他不能不摸索着前进。……他下决心时比较迟缓，但一旦行动起来就勇往直前。”^④1861年5月，他对巴特勒将军“以战时违禁品”的名义对叛乱奴隶主的逃亡奴隶加以没收表示默许，后由国会通过“没收法案”加以肯定；1862年2月25日国会通过禁止使用军队捕捉逃奴并把他们引渡给奴隶主的法案；4月16日签署了解放哥伦比亚特区奴隶的法案，废除了

该区及首都的奴隶制度；6月19日国会通过法令，宣布美国各准州的全体奴隶无偿的获得自由。这些措施虽然不是对奴隶制采取迅速的“割治”手段，但是“所有这些法律和法案都在起着打击、削弱、侵蚀、蚕食奴隶制度的作用，它们把奴隶制的法律屏障炸开了一道缺口，逐渐破坏着奴隶制生存的支柱和堡垒。”^⑤为进一步彻底废除奴隶制准备了条件，预示着奴隶制的最后灭亡。

三

1863年1月1日，林肯颁布的《解放宣言》，实质上就是废奴宣言，是在废奴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因而是废奴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有的同志又认为林肯颁布《解放宣言》废除奴隶制只是出于军事需要，完全是形势所迫而与他本人的意愿不符，所以虽然解放了奴隶，但也不是一个废奴主义者。这种意见仍然是值得商榷的。

不可否认林肯颁布《解放宣言》有人民群众和废奴主义者的推动，是客观形势的需要，不能看作是完全自觉的、主动的行动，但是也不能完全看成是消极的、被迫的行动。实际上是林肯反对奴隶制的思想、主张同客观形势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实践促成了他反对奴隶制思想的根本转变。他在颁布《解放宣言》后说：“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有象在这个文件上签名这样更加确信自己是做得正确的。”^⑥而且林肯在颁布《解放宣言》后是坚决执行，决不后退。他在1864年国情咨文中写得明确：“我重申我一年前的宣言：‘只要我仍然担任我目前的职位，我决不收回或修改宣言，我也决不使那些根据这一宣言的条款或根据国会的任何法令而获得自由的任何人重新沦为奴隶’。无论人们采取什么方式或手段提出总统的职责就是使这些人重新沦为奴隶，那就必须由另一个人，而不是由我来充当执行这一任务的工具。”^⑦为了永

远废除奴隶制，他费尽了苦心，取得国会众议院三分之二多数票的支持，通过了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他对马萨诸塞州国会议员约翰·艾利说：“我是被赋予了巨大权力的合众国总统。在宪法条款上明文规定废除奴隶制度，不仅将一劳永逸地决定目前正生活在奴隶制桎梏下的几百万人的命运，而且将决定尚未出生的千百万人的命运。”所以林肯颁布《解放宣言》决非权宜之计，正如黑人妇女索琼纳·特鲁思所说，它是林肯签署的“奴隶制死刑判决书。”^①

林肯对黑人奴隶的同情和对奴隶制的痛恨，废除奴隶制的基本主张以及献身于废奴事业的精神和废奴主义者没有本质的不同，所以得到废奴主义者的支持并与他们一道前进。当然林肯同废奴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分歧和斗争，但不是本质方面的不同，而是解放奴隶的方法、步骤和时机方面的分歧。各种分歧即使在废奴派内也是存在着的。所以不应强调他们非本质的分歧，而否定他们共同的废奴目标。早在1858年林肯同民主党领袖道格拉斯辩论时就明确表示：“我始终痛恨奴隶制度，我的看法是和一切废奴派完全一致的。”^②他在关键时刻总是依靠废奴派，同他们站在一边，他在谈到密苏里州的情况时对海·约翰说：“如果我摒弃一方面而爱护另一方，那毫无疑问，我们是会选中其中哪一方的。……我们必须和激进分子站在一边。”^③废奴主义者道格拉斯曾论述他同林肯讨论了贯彻《解放宣言》把废奴事业进行到底的许多问题，并说这“表达了他从道义上反对奴隶制的坚强信念。”为了推动废奴事业，他宁愿继续接受废奴主义者菲利浦斯的猛烈抨击，从而提高人们的认识，一道前进。他对道格拉斯说，菲利浦斯对他抨击“没有什么关系，告诉他继续这么做吧。让他促使人民心甘情愿地去为解放奴隶而奋斗，而我也一定会和这些人并肩前进的。”^④后来也得到了菲利浦斯的拥护，支持他再次当选总统。菲利浦斯还说：

“对于踏踏实实地为实现《解放宣言》大业而努力的人，在他的试验遇到困难之际，我国人民是不会让他离开的。谁开始解放奴隶的伟大试验，就应该由谁来为政府掌舵，直到试验成功。”因此，反对党都把这个讲话冠以大字标题：“废奴主义演说家拥护林肯。”^⑤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林肯同废奴主义者的想法和主张有所不同，从而否定他们主张废除奴隶制的共同本质。对于任何一种主义都应着重于它的基本原则，美国资产阶级史学关于废奴主义也众说纷纭、概念笼统，不易从中找到确切的定义，即使被认定为废奴主义者的也是派内有派，甚至公开分裂，所以是否是废奴主义主要应看是否主张废除奴隶制度并为此而斗争，不应用这样那样的一成不变的定义去生搬硬套谁才符合废奴主义者的绝对标准。

社会实践是检验任何一种主义的客观标准。区分是否废奴主义者不仅要看他的主张，而且要着重看他的社会实践。有同志列举美国史学家加拉强调说，抽象地反对奴隶制和参加废奴运动的实际行动是区分废奴主义者和奴隶制反对者的一个重要标志。按照这种说法，即使暂且不看林肯三十年代对奴隶制的谴责到五十年代为反对奴隶制而奔走。就以当选总统后的实际行动而论：他领导了一场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并决心“把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奴隶制被废除为止。”^⑥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谨慎地前进，为彻底废除奴隶制准备条件；他颁布了废除奴隶制的《解放宣言》并为它的彻底贯彻而奋斗；他遭到奴隶主势力的疯狂反对决不退缩，最后以身殉职。林肯废除奴隶制的伟大实践难道不能肯定他基本上属于废奴主义者么！

〔注〕

- ① 卡尔·桑德堡：《林肯传》中译本，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97页。
- ② 伊马努尔·赫尔兹：《亚伯拉罕·林肯》，第2卷，1931年，第531页，转引自弗兰克林：《解放宣言》，纽约1963年版，第32页。

（下转第88页）

国牧师罗孝全就曾说过：“他们的可笑的宗教抱负，是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的的”。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节日的问题上也反映出这一事实。第二，在太平天国文献中，虽然经常提到“金田起义”这件太平天国史上的头等大事，但是，太平天国并没有明确地规定一个纪念这一重大事件的节日。这可能是由于在太平天国时代，对起义的重大事件尽管十分重视，但并不像我们今天对我们的革命起义日（如“八一南昌起义”等）那样，要特别加以纪念的。他们对于起义的理解，也许和我们今天的想法还很有距离，因此并没有正式规定为节日。最后，太平天国虽有六个节日的规定，并且天王洪秀全还常在一些节日里特别颁发诏旨，表示对之很重视。但从中央到地方，各个阶层，各个地区，对于这些节日究竟有什么纪念活动，这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注：

① 治太平天国史几十年的简又文先生，在其所撰《太平天

国典制通考》（1958年香港出版）一书的第七篇《天历考》，第六条，六大节期中，就曾有过这样的看法，即认为有三个节期的规定未能解答。对正月十三日太兄升天节，他认为“其特别选定此日究未知有何根据？”对二月初二日报爷节，他说：“据现在所得之史料尚未足以明白解释此节之来历也。”对二月二十一日登极节，则以为“除附会基督升天‘复活节’而强以自己登极一并纪念之外，我人没明其妙，只好暂视为太平天国史上之又一大谜——定为悬案未决而已。”

- ②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243页。
- ③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4页。
- ④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第16—17页注②。
- ⑤ 罗尔纲：《金田采访记》，载《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
- ⑥ 转引自王庆成：《英国发现太平天国新史料及其价值》，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3期，第242页。
- ⑦ 《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太平天国告示三。
- ⑧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4册，第597页。
- ⑨ 同上书，第659页。
- ⑩ 《太平天国》，第6册，第741页。
- ⑪ 同上书，第742页。
- ⑫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127页。
- ⑬ 同上书，第3册，第167—168页。

（上接第109页）

- ③④同①第388、152页。
- ⑤ 卡尔·桑德堡：《草原时代的林肯》，今日世界出版社，第246页。
- ⑥ 威廉·赫尔登：《亚伯拉罕·林肯的历史和个人回忆》第76页，转引自弗兰克林《解放宣言》，纽约1963年版，第31页。
- ⑦ 菲力普·范多林·斯特恩：《林肯生平与著作》，纽约1940年版，第429页。
- ⑧ 查尔斯·A·科尔：《林肯的当选是对诸州内奴隶制的直接威胁吗？》载《美国历史评论》，1931年7月号，第36卷，第760页。
-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355页。
- ⑩⑪同①第71、72页。
- ⑫ 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98页。

- ⑬ 小阿瑟·施莱辛格：《美国共和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3、124页。
- ⑭同①第258页。
- ⑮ 卡尔·桑德堡：《战争年代的林肯》，纽约1939年版，第1卷，第261—262页。
- ⑯同①第258页。
- ⑰ 巴斯勒尔：《林肯全集》，第7卷，第181页，转引自：《解放宣言》，纽约1963年版，第32页。
- ⑱⑲⑲⑲同①第285、87、275、374页。
- 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348—349页。
- ㉑同①第260页。
- ㉒同⑤第283页。
- ㉓㉓㉓㉓同①第392、261、285、503、474页。
- ㉔ 麦克卢尔：《林肯的故事和言论》，第372页。
- ㉕同⑯第125页。
- ㉖㉖㉖同①第321、387、463页。